

我想用文學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我希望提供一種看待所處世界的方式，猶如從遙遠的星球觀望地球，那種近乎無限的距離讓我們認為龐大得摸不着形狀的現實顯得異常清晰，也異常渺小。」談及創作這部小說的初衷，蔣方舟說，「我想用文學做一點不一樣的事情。」

當現實變得像小說

2020年，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蔣方舟在書中後記中寫道，人們在媒體上看到各種新聞，有種不真切的隔閡感，同時也感到對世界的想像力無法追趕現實本身。「這時候，我反而覺得往日看起來最無用的文學變得有了用。曾經對於我來說晦澀難懂的博爾赫斯的小說忽然變得無比清晰，他對政治、生命、記憶、時間的思考給了我很大的啟發。」

蔣方舟寫道，好像歷史的發展在偉大的小說眼中不過是個環形跑道，我們跑了一大圈，終於看到他們在不遠處等着我們。「當現實變得像小說，小說就成了我們理解現實的方式。」

《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共收錄了四個故事，它們發生在遙遠的宇宙和不明朗的時代，但蔣方中嘗試用最遠的距離書寫最近的現實。在《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裏，南十字星的命運與選擇呼應了全球瘟疫下人類面對的困境和希望；在寫《邊境來了陌生人》的時候，科技巨星埃隆馬斯克發布了腦機接口，放出豪言：大腦與計算機結合，人類將與AI共生。

因此，當一些作家說應該等過段時間再來寫疫情相關主題時，蔣方舟並不贊同。她認為應該書寫當下，但要給自己設置一個距離，「通過一個遙遠的空間和時間，讓自己獲得遠觀當下的位置。」

「人總是低估自己遺忘的速度，總是高估自己記憶的強度。」蔣方舟說，「現在你再讓我回想我在去年二三月份經歷的不安、恐懼，那種百感交集的感受，我發現我回憶不起來，或許十年之後，很可能就剩下非常乾癸的一句話。」

蔣方舟說，自己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當時自己也充滿了恐懼和不安，「但在小說裏，我作為南十字星，從一個遙遠的星球來看地球，發現它其實只是人類歷史上一個插曲，這種距離感也讓我獲得了現實中的平靜。」

三十歲之後 決定「隱身自我」

接受媒體採訪時，身着白色毛衣、淺藍色牛仔褲的蔣方舟面對每一個問題都能精準而又巧妙地回答，她思維很敏捷，語速也極快。對於一個已經成名二十多年的作家來說，她太適應聚光燈了。

雖然適應並習慣了，但30歲之後的蔣方舟決定「隱身自我」。

「我現在不太需要公共曝光，作品本身就是一種跟公眾交談的方式。」蔣方舟說，30歲之後還是希望能夠創作更多的作品。」

在這個流量時代，蔣方舟覺得被更多人知道好像沒有特別大的意義，「因為在這個時代大部分人所說的知道你，也就是那種街邊熱鬧的人，這樣的觀眾可能對我來說沒那麼有必要。」

30歲之後的蔣方舟自我關注的部分也少了，「年輕的時候喜歡看那一類作者聲量很大的作品，但現在喜歡看那種作者隱身的作品。」

漠然地看待自己，也意味着開始忽略天賦這件事。蔣方舟說，「在我寫作的前二十年裏，身體裏一直住着一個面目不斷變化的小人兒，它時而是苛刻的、頤指氣使的審判官，不斷挑剔着我的每一步抉擇；時而是柔弱的病人，需要我兢兢業業地伺候；時而是幼稚愛哭的孩子，需要我用我的聲音去宣洩，獲得他人的注意力和安慰。」

但當她決定忽視天賦這件事，這個小人兒從此沉默了。「再天才的創作者，三十歲之後支撐他們的也是經驗、判斷力、專注力和體力，天賦早在青春時代就消耗完了。」

點不一樣的



● 蔣方舟做客鄭州松社書店 松社書店供圖

疫情期間，中國當代青年作家蔣方舟一字一句重讀了兩遍《戰爭與和平》，覺得托爾斯泰完全無我，可以隨時化身為一名士兵、一個少女、一位將軍、一塊石頭。蔣方舟說自己也渴望成為這樣的創作者，漠然地看待自己，在所有有彰顯自我的衝動褪去之後再去創作。《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便是超過30歲的蔣方舟「無我」的嘗試。這部小說裏，蔣方舟化身為「南十字星」，搜集了所見的各種世間奇觀，以一種陌生的方式重新講述它們，在其中寄託自己對宇宙、時間、記憶的理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把文學雕琢成空間 掌握時空交織的魔法

除了用文學來理解現實外，蔣方舟還有個小小的野心：通過把文學雕琢成空間，掌握時空交織的魔法。

蔣方舟書中的前三篇小說都變成了建築。「這種跨界合作一大半是出於我對建築的興趣，我覺得進入一本小說的過程和進入一個建築非常類似，都是被帶入了一種陌生的經驗中，被給予了一種新的感受世界的能力。」

小說《在海邊放了一個巨大的蛋》變成了一個「水晶蛋」，蛋裏的人在向外看，成為蛋外面人的風景。整個蛋像個望遠鏡，也是人類展望外部世界的一種途徑。

借助「推想小說」 傳遞對未來的警醒

《和唯一知道星星為什麼會發光的人一起散步》包含四個推想性質的中短篇故事，都是關於宇宙、星系、漫長的時間或遼遠的邊境，年代不明，地點模糊。這是蔣方舟第一次踏入幻想世界，回過頭來，她覺得過程很「開心」，「開心就意味着某種意義上的正確，所以可能下一個如果寫長的話，還是沿着這樣的一個路徑，然後調整得更完善和更豐富。」

推想小說在西方已多有共識，瑪格麗特·阿特伍德被改編為高分劇集的《使女的故事》、麥克尤恩寫人工智能的最新作品《我這樣的機器》都可歸於此列。

在蔣方舟理解，推想小說與科幻小說不同，科幻是沿着現在的時間線推想未來，而所謂推想小說是找到過去某個時間點，再沿着這個點往下推，但與現實歷史

發生的不一樣，有些平行時空的意思。

「現在大家面臨着一個問題，在這個時代究竟什麼是只有文學才能夠傳遞的？當你去描述現實，你發現可能一個短視頻更鮮活更有生命力，而你用文字去很兢兢業業描述還不一定準確的時候，你就忍不住去想，文學作為一種介質，它的優勢是什麼？」蔣方舟在推想小說中找到了答案，蔣方舟認為，在今天這個人類經歷劇變的時代，讀推想小說足以構成理解現實的渠道之一。當人們讀歷史或社科書籍，常常把自己放在能夠避開陷阱的後設者立場上，只有在小說中，才能隨着被時代裹挾的人去經歷和感受。畢竟，「我們當中的絕大多數，都不是歷史講述的那小部分格外英勇、格外幸運、格外壯烈的人。」

書介

微塵

作者：楊牧
出版：洪範書店



本書是楊牧最後一本詩集，收其自編《長短歌行》（2013）之後的十首「未結集」作品，以及他留下不曾發表的六首「未定稿」作品，共十六首——每首詩均附錄珍貴手稿書式以上，多至七易其稿者，包括初稿、修訂稿和定稿等。首度揭露他滿紙塗塗勾勾的字跡，一改再改的修正版本，得以窺見詩人如何經營琢磨，完成一首詩的藝術秘密和心血付出。

地球深歷史

作者：馬丁·魯維克
出版：左岸文化



人類為什麼對地球何時誕生深感興趣？在神聖的追尋裏，是什麼讓人類跨出第一步開始正視外在世界的岩石和化石，並突破想像中的時間長度限制？這些前仆後繼相互爭辯的偉大心靈如何相互傳承，又相互修正？全球貿易和殖民、自然環境測繪和探險，如何把地球史推向全球規模？作者是科學史領域的大師，本身也是虔誠的基督徒，更是訓練專精的地質學家，專研二疊紀三疊紀之交的無脊椎動物腕足動物門。在這部旁徵博引的大敘事裏，作者不只述說歷史上的地質學追尋，還融合親身經歷過的二戰後地質學界生態，講述全世界如何因為冷戰局勢，而缺少來自蘇聯與中國地質學界的貢獻。從阿爾卑斯山到大西洋，從中國西南到美國西部，從編年史家到地球科學家，讀者隨着這段地質學進展，將一起領略到人類知識活動的挑戰和樂趣，人類又如何創造自身的意義。

他者的消失

作者：韓炳哲
譯者：吳璋
出版：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本書是德國學者韓炳哲的一部哲學小品文集，作者廣納海德格爾、列維納斯、康德的哲學思想，深刻剖析現代社會的數字化超交際所引發的「同質化」問題，解讀自戀、自殘、自我異化、過勞、抑鬱、恐懼、恐怖主義這些表象下的同質化本質，批判新自由主義對生產和績效的極端追求，鼓勵人們走出自我空間，傾聽和容納「他者」的聲音。

閱讀有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v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蕭紅的《生死場》

近日閱讀蕭紅的《生死場》，書中描述着在一個舊村莊所發生的種種，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其中的女性地位。在那男尊女卑的年代，女性都是淒慘的，她們沒有能力做出任何反抗，只能被人欺負，任人指點，就如一個下人。就如書中的其中一個角色月英，她本來是村裏最美麗、性情最溫和的婦女，因為患了癱瘓，成了丈夫的累贅，遭到了丈夫的嫌棄，丈夫還不給她水和食物，最後她的生命也到了終點。她們渴望生存同時對死亡已經麻木，她們活着只能卑微地生活，一言一行還會遭到別人的議論，她們遭受不公，活着對她們來說貌似沒有什麼意義。我讀這書裏那些女主人公的故事，不禁感到難過和無奈，女性不受到尊重，被人以為是無用的，令我想到現今社會還是有女性遭受不公的事情，遭受別人的不尊重，因為外表被人議論，因為身材被人議論，甚至丈夫要自己的妻子放棄工作，照顧家庭。這本書除了令人思考女性地位問題外，還令人思考「生」與「死」的意義。

文：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莊熹燕

丘成桐的中國文學情結

丘成桐是當代全球最具影響力的一位數學家。2003年，曾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技合作獎。《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一書由丘成桐口述，友人史蒂夫·納迪斯基筆錄，也是友人的夏木清中譯，2021年由譯林出版社推出。全書十二章，章目為「童年顛沛、何去何從、初履北美、仰望卡峰、高峯挺進、故里難通、斯年堪紀、弦籌共融、適彼樂土、矢志興中、龐氏餘波、東風西風」。將是書瀏覽一遍，可以發現丘成桐的一生，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學情結。

情結之一，好讀中國古代詩詞、中國文論。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鍾嶸的《詩品》，曹植的《洛神賦》、曹雪芹的《紅樓夢》等等。最耐人尋味的是，他居然能將這些文學作品中的內容與自己所從事的數學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他讀劉勰的《文心雕龍》，認為書中的「比例以生」、「比采而推」和數學是相通的。「我們可以利用比的方法去尋求真理。我們創造新的方向時，不必憑實驗，而是憑數學的文化內涵去猜測去求證」。他讀

《紅樓夢》，前後不下十遍。其收穫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面。第一，要讀懂《紅樓夢》，就必須「花時間和眼力」將其中千絲萬縷的情節和層出不窮的人物進行理順，予以聯繫，「形成整體」。進行數學研究亦應如此。「數學有很多不同的分支，乍一看毫無關係，但當你站得足夠遠再看，就會發現它們都是一棵大樹的各部分，就像《紅樓夢》中賈府各人的宗譜關係一樣」。而且還必須「努力思考，希望對整棵數學大樹有整體的認識，同時也專注於幾何分析這剛剛發芽的新枝」。第二，《紅樓夢》描述了家族的腐敗、社會的不平、青春的無奈，折射出了人類社會中芸芸眾生的問題，所以能夠扣動人們的心弦。數學研究亦復如此，這種研究不能太抽象，不能脫離大自然的真相和美。「好的數學也應該能接觸到大自然中的芸芸現象，這樣才能夠的深入，才能夠傳世」。第三，《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寫好這部書之後，用「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總結了自己的創作體會，「這是一種奇妙的經驗」。從

事數學研究也應當像曹雪芹一樣，在「每一個環節都要花上很多細緻的推敲」，非如此不能獲得成功。

情結之二，樂於將自己的研究過程與中國詩詞、文論結合在一起進行表述。比如他回憶自己研究「引力場方程的幾何結構」時，日夜兼程，焚膏繼晷，其情形恰如屈原所說的「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一樣。五年之後，取得成功，「找到了具有超對稱的引力場結構，並將其創造成數學上的重要工具」，其心境，完全可以用宋代詞人晏幾道的詞句「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來描述。又如他回憶自己證明「卡拉比猜想」時，其心路歷程，儼如「國學大師王國維擷取宋詞的片段來描述一個人成就大事時的三段經歷。開始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之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到了最後，『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換言之，在數學研究中，首先找到一個制高點，對需要探索的問題有通透的理解，接着廢寢忘

《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

作者：丘成桐、史蒂夫·納迪斯基
譯者：夏木清
出版：譯林出版社

書評

文：鄭延國



食地工作，最後「靈光一閃，突然看到了完成證明的途徑」。

情結之三，喜歡創作中國傳統詩歌。比如2020年6月北京雁棲湖應用數學研究院成立時，他現場賦詩一首：「遙望長城意自豪，風雲激越浪滔滔。雁鴻東返返湖泊，驥驥西來適樞樞。家國興榮一任重，算籌玄妙自功高。康頤老矣丹心在，願請長繩助戰。」中規中矩的七律，無疑是一篇意美、形美、音美的傳世佳作。

正所謂：厚厚一冊自傳，彰顯燦爛人生。遊子不忘故土，濃濃一片鄉情。

書訊

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揭曉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豐子愷的散文以真率自然、含蓄雋永的文風感動了無數讀者。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10日在大師的家鄉浙江省桐鄉市石門鎮頒獎，多部佳作榜上有名。豐子愷散文獎於2014年設立。第三屆豐子愷散文獎由桐鄉市人民政府和作家出版社主辦，於去年9月正式啟動，至同年11月20日截稿，共收到投稿6,400多篇，創下了歷屆之最。前三屆散文獎累計收到作品約1.7萬件。

組委會邀請了內地知名的作家、評論家、文學報刊主編、散文研究專家和出版界人士等擔任評委，並設立了初評委員會及終評委員會，最終評出豐子愷散文獎特別獎1名、豐子愷散文獎5名、豐子愷散文評委獎10名和豐子愷散文獎提名獎20名。著名作家梁衡以《常州城裏渡綠緣》獲得豐子愷散文獎特別獎。

文：新華社